



孟繁华/文

麦家在《花城》2023年开专栏“弹棉花”，共发表《老宅》《鹤山书院》《在病房》《双黄蛋之二》《金菊的故事》《环环相扣》六篇小说。将专栏命名为“弹棉花”，当然是麦家的有意为之。“弹棉花”是一种劳作，更是一种意象。“弹棉花”者，谦恭、卑微、任劳任怨。麦家选择了这样一个意象，足见此时麦家的心境和姿态。当然，这与他书写的题材和人物有关。这些小说的内容，离不开虚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小说”。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的内容与麦家的经验直接或间接有关。因此，“弹棉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麦家的“村志”“村史”的一部分，或者说他是所理解的乡村文明史的一部分。

他在“开场白”中说他要说实话：“说实话需要一辈子的坚守，反之只要一秒钟的放弃。放弃有一种背叛的快乐，现在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立志要说实话，因为深信这是人文精神的标底。说实话，就很简单，我开这个专栏是‘迫于宠幸’。是爱之切，如怒放的花之于一只老蜜蜂的惑。”于是，他便像一个背着“巨型弓箭”的弹棉人，将乡村的异闻旧事翻拣出来，弹出了人们“心灵的棉花”。

他要讲述的既有“自己”的外公、母亲、姨娘等“亲人”，也有金菊、长毛阿爹、鲃佬、长毛囤、建中、建国、梅花、兰花等乡里乡亲的诸多悲惨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讲述这些人的遭遇和不幸，不仅要反映时代变迁或国族命运，这种言传意会自不待言；在我看来，通过诸多亲人乡邻的遭际和命运，麦家要表达的应该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切。他要表达一种与人的终极追问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有人难以超越和终极困惑的“万古愁”，也有困惑转化的浩茫心事。这心事是对家乡的忧伤和无解，是对人生无常的万般慨叹。这是麦家这些小说共同的情感特征。此外，麦家对故乡往事用尽心思的书写，也可以看作是对故乡和家族历史的一种温情和敬意：本质上，那就是乡土中国曾经的生活，是那片土地上普罗大众曾经的命运。

老宅，就是祖屋，是祖上留下的基业，也是家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私人空间。因此，老宅既是具体的所指，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老宅里有数十年几代人的命运，那里的谱系关系是个人肉身的来处，也是个人精神的归宿。《老宅》写外公、母亲最生动。但那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生活，最终透露出的还是人生的虚无：“外公真不知道这辈子在为什么活，有时他觉得活着就是为了过年过节，小辈来看他们。”外公居然用他的手杖乐此不疲地戳小老鼠，一戳死一个，他感到快乐。这种极端性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外公却乐此不疲。问题是，外公，“一个曾经的地主，又获得了逞强好胜的乐趣”。麦家可以将一个老人用手杖戳小老鼠的情节，不厌其烦地写了几个页码，不只是显示其叙述的耐心，更是将一个人的虚无感写到了极致。

《金菊的故事》写可怜的金菊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婆家不待见，自己羞愧难当。无奈走进了江湖郎中的房间和床上。那一刻的金菊度日如年纠结矛盾。但她还是被自己没有生育男孩的痛处击中，恍惚中郎中实现了无耻的要求——

金菊觉得眼前暗黑下来，越来越暗黑，像窗洞里照进来的是黑光，把原本的昏暗彻底加黑了，变得漆黑，并且是一种有浮力的黑，水里的黑，人像在深渊里漂……当她从水底冒出来时，她结结实实地跌了一跤，像断了双脚，扑倒在地。那是在老头的屋门口，阳光如火焰似的烧着她，再次让她窒息、昏倒、昏迷。老头从屋里出来，小妹、小妹妹叫她，把她叫醒；她惊慌失措，像被火焰追着似的跑了，逃了。据说，从这一刻起，金菊心里一直捂着个念头：除非自己下一个生出来的是个带把子的，否则她就要把这死老头子杀了。

金菊还是死了。还有《双黄蛋之二》《环环相扣》，都引出了当代小说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精神归属的问题。这是当代小说最难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普遍的方法是将人物置于与政治相关的立场或追求上。一旦时过境迁，这样的作品便会速朽；更多的处理方式是将人放逐，一如贾宝玉、庄之蝶以及那些“零余者”“遁世者”或“逃亡者”等，或是让其死亡。

死亡是放逐的极端方式。这是处理人物结局惯常的方式。我相信麦家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他将“认祖归宗”作为讲述者的精神归属。他所讲述的这些故事，离开了嘈杂的都市，离开了神秘莫测的卧底谍战。无论他获得过怎样的荣耀，有过怎样的高光时刻，与亲人们曾经的苦难、曾经的孤寂和茫然无措相比，这些世俗荣誉都是过眼云烟。因此，这是麦家精神上的一次寻根之旅、一次安放魂灵的探险。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是一时的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选择，但麦家毕竟向前走了一步。要紧的是，对于推动当代小说发展而言，哪怕是一个微小的进步，都价值千金。

（节选，原刊于《花城》）

场口镇王洲的金氏族人，集中居住于瓜桥埠村前金自然村、上沙村。族人中口口相传，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先人因避祸战乱，从浦江逃难到此。因石柱庙落脚于这个沙洲之上，被乡邻们俗称为“庙前金家”，后族人又慢慢扩展到了上沙村。金氏族人涌现出曾是同盟会会员的金守淦、烈士金守儿等名人。现前金自然村有金守儿烈士衣冠冢，每年清明前后，祭奠的学生群众络绎不绝。近年，金氏一族翻修了祠堂，重修了族谱，隆重举行了圆谱仪式。应族人要求，写作此文以记之。



庙前金家的岁月长歌

富春江畔的另一则“活金死刘”传奇

金伟兵/文

富春江，这条承载着千年岁月与历史沧桑的江水，悠悠然一路逶迤东行。待至王洲，似被岁月的巨手轻轻一切，分出一条瓜桥江，江水瞬间变得更为平稳，宛如一面平铺的古镜，将天光云影收纳其中。

元末的夜空，犹如一块被墨汁浸染的巨大幕布，浓稠而压抑。刹那间，一道闪电如利剑般撕开夜幕，半边天都被照得雪亮，也照亮了停靠在瓜桥埠客船上金道祖那张满是惊恐的面庞。

—

金道祖只能叫醒沉睡的家人，匆匆拿起简单的包裹，踏上了江岸。暴雨如注，松软的沙土瞬间化作泥泞，脚上的草鞋很快便深陷其中。一家人相互扶持，向着前方那座隐隐约约的庙宇艰难前行，此刻，唯有那座庙，或许能成为他们暂时的避风港。

一夜的暴雨，洗净了世间的尘埃，让空气变得格外清冽。庙里的火堆，也渐渐烘干了他们湿漉漉的衣衫。金道祖手捧着刚煮好的热水，抬眼望向这座庇护了全家一夜的小庙，只见门口悬挂着一块陈旧的匾额，上书“石柱庙”三个大字。庙前，有一处高地，几方池塘散落其间，似曾有人辛勤开垦，却又在岁月的侵蚀下荒芜多年。金道祖望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他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天意如此吧！天降雨意，莫非是让我金家落户于此？那我们金家，便在此石柱庙

二

的衢州峡川峡口村，才敢轻轻放下肩上沉重的扁担，顺手摘几颗树上的柚子，不管苦还是涩，就胡乱往嘴里送去，只为能填饱皮包骨头的肚皮。

金道祖抚摸着族谱里的几页薄纸，他明白这段记录简短的南渡之旅，却浸透着先辈无数的血与泪，一路南下、一路风餐露宿，更是一路尸骨遍野，但族群的血脉始终如那身边不熄的烛火，迎着冷风血雨，始终倔强地放出光……

五代十国时，钱缪用弩箭射退钱塘潮，自此吴越国从上到下，信佛顺天，广筑庙宇、遍信佛法。这位让佛事更盛的君王，也对一切佛教规矩更加笃定力行，其中一条要求率土之滨的百姓都需避讳其姓名。客居衢地的刘氏族人，为了生存，哪敢冒犯天条，只能“劉”字去“卯、刀”，改姓了“金”。从此，活着的金氏族人，死去的刘氏，开始在江浙大地繁衍生息。

宋初，金氏一脉从衢州迁居于兰溪望云乡鸡鸣山脚；至元历年间，又有一脉迁居浦阳龙潭。宋元年间，金氏族人文有一代名儒——金履祥，时为“北山四先生”之一，为南宋末年浙东学派、金华学派的

三

风、寒霜风雪中，一遍又一遍掠过这贫瘠的土壤。匍匐于沙土之中的金氏族人，唯有把背躬得更深，把脚踩得更实，才能苟延残喘于历史的风云中。500多年时光一挥间，金氏族人如历史中的微小尘埃，虽微小无足轻重，但始终顽强地扎根于先人选定的这小小沙洲上。

吸吮着王洲沙土的“乳汁”，浸润着孙权故里的“遗风”，王洲金氏似乎总蕴藏着一种“为民请命、为国奉献”的血脉。百年前开始的疾风暴雨期，活跃于腥风血雨之中的金氏先人就有曾是同盟会会员的金守淦、建立了富阳第一个党支部的金守先、任富阳第一届农委主任的金永昌，曾任青年团宁波市工委秘书的金怀谷，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等功臣金守儿烈士。

先人都已逝去，但精神还留存着，时常挂在族人口中的还是金守淦和金守儿。金守淦，1877年生人，早年间经蒋百里介绍加入同盟会，与于右任、蔡元培等当时一众进步人士，创办了《启明日报》。民国元年任浙江都督府秘书；次年回乡任县立小学校长；民国五年应蔡元培所邀，赴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主任；后任北京

前扎根吧！”言罢，他拿起带来的锄头，向着那满是荒草的土地，用力地挥下了第一锄，这一锄，似是斩断了过去的漂泊，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

开荒种地，谈何容易，那是需要漫长时间与无尽汗水的艰辛历程。在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刻，金道祖只能一次次翻开包裹的里层，取出那仅存的一点铜钿。每一次翻开包裹，他的目光总会落在那本厚厚的家谱上。这本历经千万里颠簸的家谱，早已破旧不堪，纸张在风雨的洗礼下，有的粘连在一起，有的残缺不全。然而，金道祖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家族繁衍的册子，更是他们的根脉所在。从这泛黄的纸张中，他知晓祖上来自千里之外的河南项国，那里，是金家的血脉之源，即便岁月流转，漂泊他乡，这份血脉的记忆，也永远不会被磨灭。

中坚，后在清雍正二年以“大儒”的身份，钦定从祀于曲阜孔庙，位列东厅 22 位；武有宋朝殿前护卫将军——金霸，元兵南犯之际，保护赵氏皇族，一路从中原安全护送至临安城；还有以孝行乡里的金景文，因孝行闻名于当世，南宋朝廷专门下文，改望云乡为孝行乡。

看着庙宇偏房中摇曳着的烛火，金道祖遥想着文韬武略的先祖，禁不住无声啜泣起来：我作为一家之主真是没用啊！面对朱元璋、张士诚之类的农民武装，竟毫无抵抗之力，只能望风而逃、奔走他乡。想当年，祖辈金霸是何等的英姿勃发，现在的自己却何等颠沛不堪！只能面对着石柱庙中的菩萨，虔诚地拜了一拜。这个孙权族裔祭祀的地方，为我们“活金死刘”的金氏族人，撑起了一片天，也是一种天道轮回啊！所以，只要人在，就有兴盛的那一天，我金氏要在这庙前繁衍兴盛开来！

想到这里，金道祖的脸上似乎又开始浮现出希望，他拿起那支毛笔，蘸上一些用孙氏地界的清水浸化的墨汁，铺开一卷黄纸，郑重地写下了庙前金氏的第一页族谱……

图书馆庶务主任、代理馆长。在京期间，与毛泽东、李大钊、鲁迅等革命人士，郁华、洪文澜等富阳同乡都有来往。遥想当年，作为北京图书馆长的金守淦赴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李大钊处走访之时，作为馆员的毛泽东会不会与会见？抑或帮忙招待一下？

南疆卫士金守儿，1955年生人，1976年春入伍。为能奔赴前线参战，三次提交请战书，最终编入广西独立师三团三营八连。1979年2月，在战斗中遭弹穿腹部，一根肠子被打断流出体外，他用碗顶住伤口，坚持战斗。经救治伤口初愈，即重返战场投入战斗。3月3日在攻打高巴岭战斗中，连续发射 20 发炮弹后中弹牺牲。1979年3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四二〇五部队追记金守儿为一等功。1979年以来，石柱庙前的金守儿烈士衣冠冢，总是松柏苍翠、浩气长存，祭奠的学生群众络绎不绝。

石柱庙前，几百年前，先人种下的小樟树，现已成为十几人合抱不下的大樟树，每每都会随着风，发出沙沙声，仿佛在轻轻诉说着庙前金家的前世今生……

